

音乐咖啡

梦绕魂牵 故乡情



冰洁近照。

曾祥彪

故乡,是每个游子梦绕魂牵的心灵依托之地与精神家园;故乡,给人留下太多深刻而美好的回忆。1987年央视春晚上,费翔的一首《故乡的云》,唱出了多少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。今天,当我欣赏湘籍著名词作家冰洁创作的歌词《天边飘来故乡的云》(孟勇作曲、石倚洁演唱)时,虽觉两者主题貌似一脉相承,但《天边飘来故乡的云》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注意,它不仅有意境、有情境、有灵境,而且讲究雅韵与古意,散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。

冰洁的歌词《天边飘来故乡的云》,分为四节,每一节在字面上保持独立,实则在内涵上既上下衔接又相互融合,形成一根思乡、爱乡、恋乡的情感线,经纬交错、顿挫抑扬。在开篇中,他这样写道:“山一程/水一程/君向梦里那边行/风轻轻/柳青青/长亭连短亭”,透过婉约而灵动的文字,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游子,在梦里跋山涉水,不辞辛劳,昼夜兼程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,坐在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“长亭”“短亭”里,感受到了故乡的温暖、温馨、温情,感受到了故乡人的真心、贴心、爱心。

当我仔细咀嚼词作家冰洁的第二节歌词:“天边飘来故乡的云/那是母亲放飞的风筝/离家越远/心儿越近/最亲切的是亲情”,猛然发现,如此生动、贴切的情感表达与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,正好印证了著名学者毛志成对冰洁诗词的评价——“有无与伦比的内涵和深韵”。“人世间什么最亲?是崇高而伟大的母爱,是炽烈而真挚的亲情。”故乡的云”是慈母“放飞的风筝”。在广阔的天地,风筝自由地飞翔,但永远离不开线,线始终捏在母亲手里,忽高、忽远、忽低、忽近,心儿随着亲情转,亲情永远是游子长年的牵挂。读这样的词,雅俗共容与交融,既高雅如唐宋词般唯美,也婉约似小桥流水般柔情。

“作为游子的冰洁,虽然远离故乡,但他对故乡的眷恋,并未随时间的延续而有丝毫的减少,也并未因空间的推移而影响情感的流动。”这是当代诗歌理论泰斗谢冕评析冰洁诗词的一段话,我认为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。在《天边飘来故乡的云》一词第三节,冰洁别出心裁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爱恋:“爱一生/恋一生/且记西湖月一轮/夜独静/蛙独鸣/他乡无此声”。如此表达,既简洁朴实,却又深情隽永,读来催人泪下,令人心旌摇荡。冰洁深深地爱着故乡那片土地,他仰望星空,想象着一轮明月在西湖上空,夜是静谧的,湖水是平静的,只有蛙在独鸣。为此,词作家冰洁感叹道:他乡是没有这种特有的声音的!

循着此声,便可体察词作家冰洁的心境。歌词第四节深情地把故乡飘来的云,比作母亲守望的眼神,在焦急地等待游子的归来,时间流逝,岁月更迭,离家久了,思念、牵挂更深更多了,不管相隔多久,那乡音、那田园、那山谷、那河流,永远定格在心里,在梦里。“天边飘来故乡的云/那是母亲守望的眼神/离家越久/思念越深/最动听的是乡音”,读者不仅可以从这些有限的字数中体会到散不尽的游子的缕缕乡愁,是骨肉相连、至纯至真至爱的亲情,还可以在这真挚动情的语言表达里,找到更多的情感共鸣与心灵共振。

总之,《天边飘来故乡的云》是一首唯美典雅、深沉大气的词,是一首情系故乡、梦绕家园的词,是一首意境颇丰和画面感极强的词。它彰显出了故乡山水之美、亲情之美、人性之美、哲理之美。



艺林掇英

精神的印记



《夏至之一》90cm×95cm 纸本彩墨 2023年

范迪安

刘云先生的画展在北京开幕,我们同仁们都十分高兴,既有与他见面交流的喜悦,更有观赏他近年新作的收获。中国文人有在春日举行艺术雅集的传统,这种雅集不仅是相互欣赏作品,更是一种学术探究和交流。在这里,我谨代表中国美术家协会向刘云先生多年来辛勤耕耘、不断推出佳作的艺术精神表示敬佩,对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!

刘云先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湖南,为湖南美术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心力。他为人胸怀宽广,朴实真诚,与人为善,团结湖南广大美术工作者一起从事创作研究,组织了大量卓有社会文化影响的学术活动,同时注重提携和培育年轻的艺术同仁,不断朝向更高的学术目标发展,这一方面是他在湖南美术界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职责所在,但更体现了一种为公共事业付出的奉献精神,体现了他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情怀。

刘云先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探索、不断成熟的一代艺术家的杰出代表。这个展览中有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,创作时间虽已有些久远,但看到作品仍然有新意盎然、扑面而来的感受,看到了当年勇于探索创新、勇于追求现代表达的一位青年画家的努力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艺术变革的大潮中,他就走在前面,勇于做时代的

弄潮儿,思想观念很新,艺术形式语言的敏感性很强。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。但是他的艺术步履又不随潮流而行,而是长期沿着自己的心理感受、文化思考一路前行,成就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。这条道路既有宽广的一面,那就是以中国画为基点,吸收其他画种、媒介和材料的优点优势,形成宏阔的艺术表现;也有他孤勇前行的一面,也是更重要的一面,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深,把个人的精神向往和中国画的意蕴呈现形成一个整体。他特别注重将绘画传统蕴藏的经验、理法与自己的创新实践相结合。这些年,从他的每一次展览,我们都能看到他的阶段性的成果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。每一次呈现都让人感觉到他的画有一个不断提纯不断经典化的过程,由此形成了更加鲜明的个人风格。

借由这次展览,我对刘云艺术总体的美学特征简要谈三点感受——

第一,他把湘楚文化传统的精华作为自己艺术的内核。在他的作品中,无论是表达自然丘壑,还是作为心灵造境,都和湘楚文化的源流有一种神思契合的关系。他的作品突出地展现出大自然的博大与静谧,有朝向纵深的空间结构,更有回环流转的气息,在静穆的意境中溢出湘楚文化的神秘性传统,尤其体现出“独与天地相往来”的精神追求。现在他的画中有越来越多现代的因素,但仍然能够让我们透过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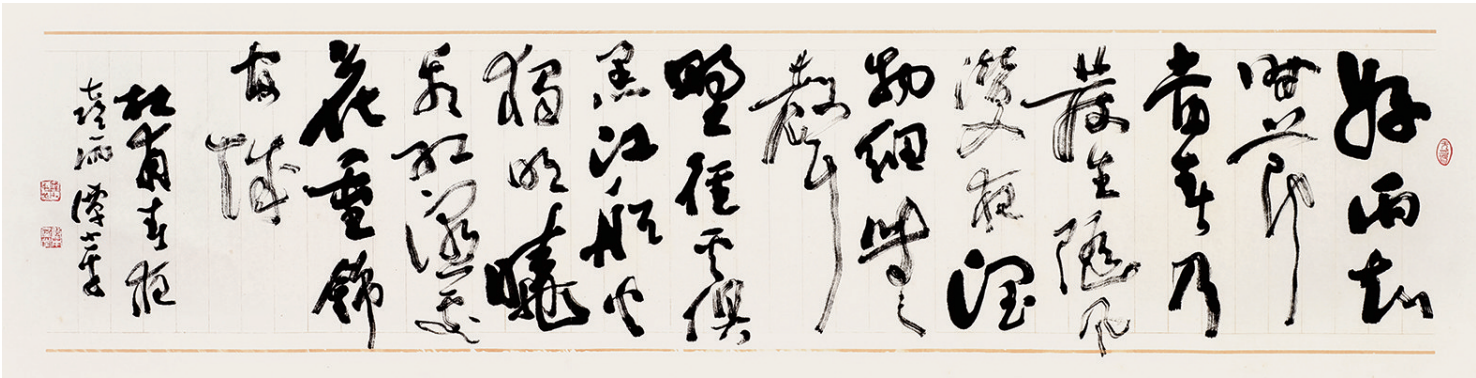
画面,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灵山药海孕育出来的那样一种艺术境界。

第二,他特别注重以画面的现代构成表现有深度的精神内涵。他是一位艺术形式的敏感者,一直把现代构成带入中国画语言体系。这种构成与他感受到的自然景观、自然肌理密切相关,但他的画面结构特别是创新的技法非常有内涵,是精神追求的视觉表现。他在笔墨、形式、技法特别是在色彩和墨色的使用上,可以说独树一帜,有了一种把大自然的景象提升为精神符号、心灵意境的探索。比如说,他画面上的光就特别展现了大自然透露出来的生命生机,画面既很安静祥和,又有几分神秘,展现出画家自己丰富的心灵世界。

第三,他在当代中国绘画的语言探索上融通创造。在刘云先生的实践中,油画和中国画没有界限,工细一体和水墨写意也没有界限。多年来以中国画为本体,他进行了许多材料、媒介、技法上的实验。这些实验基于他追求理想、追求心灵感动的艺术情怀,所以这些形式语言都很自然地在他的画面里面变成了丘壑,变成了平波,变成了色彩,更变成了他的精神世界闪烁的光芒。

刘云先生几十年来能够在大时代风涌的潮流之中立定脚跟,能够越来越走向自我心灵的深处,很让我们钦佩。他的艺术是他置身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印记,更体现了他的学术志向和高尚追求。

说三道四 ——读《谭小平书法艺术》



谭小平书法。

张锡良

自成风貌,和而不同。曾为友人题“和而不同”四字,并小款曰:“和”即为“不同”。“不同”的外延无边界,而“和”在“不同”之中,是有外延边界的不同。故只说“和”即可,无须说“不同”了。对艺术而言,“和”是存在于对作品形式感觉中的,是主体对形式中某些趋向统一的因素的综合印象,而非思辨、分析归纳的结果。比如点画形态、结构体势表现出某种趋向,但不雷同。艺术的成熟并不表现在构建一种雷同不变的范式,甚至把这种范式叫作“风格”,这种艺术是没有意义的、缺乏生命力的。

谭小平君的作品避开了这种所谓“风格”。纵观《谭小平书法艺术》一书中的作品特别是行、隶书,虽取法广泛,但仍见其有明确的祈向,在苏轼行书上他下了足够的功夫,成为他的着意处。大量临苏的作品中,使我感受到,他多取苏书之意态,表现在字结构与章法建构方面,点画线条异于苏而较苏拙厚、丰富,观大气象有出苏之外者。然而苏书绝不是他的全貌,在众多作品中还发现了欧阳询的严峻、黄庭坚的洒脱、米芾的痛快,也似乎还有其他什么因素在起作用。比如王羲之、颜真卿、怀素、李北海、赵孟頫、文徵明、董其昌等等。这些参与作用的因素,虽不能一眼看出,但它们总在那里时隐时现,不能不让你生出许多联想的感觉来。小平君的高明处就在于他把握了以苏书作

为主导趋向,而又在拈来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形式。这种形式的形式感即“和”的境界。

但求精彩,不求完美。艺术总是遗憾的,因为它永远走不到完美的境地。但不求完美与不能完美是两回事,不能完美是一种存在的事实。不求完美是一种主观态度。即我们对艺术有所真知后的明智行为选择。“好”与“不好”,不是评价艺术的语词,只有当面对一件艺术作品时,激动的情绪油然流于外表,进而手舞足蹈,此时便可以用“精彩”这个词来表述。小平君集中的某些作品,曾给予我这样的情绪。这里列举数件:老子《道德经》纯中锋线条,沉着肯定果敢,但不板滞。“岳麓书院”四字亦足使人注目,洒脱别具气象。《苏轼词句》条幅放荡的笔势,似黄庭坚,尺幅不大,却极具外拓的张力,让人流连其中。韩翃《题仙游观》,于右任《金缕曲·答乡人劝北归》,亦为佳构,权德舆诗一作,以密不透风的线条构成墨团块面,厚重如磐石,以扛鼎之力度气压群雄,给人以震撼而奋起之感。《赵朴初诗》苏轼意气毕肖。集中隶书可观者皆依秦隶遗绪,厚重端庄之气象趁伊而来,而虚灵松透却有救于伊之板滞。如《相见不来》联、李东阳诗《虞美人》、毛泽东《七律·到韶山》、祖咏《终南望余雪》等作极耐看,亦均属此一范围。集中对联是一亮点。《寄怀得意》联、《清潭宴坐》联、《精深烂漫》

联都创造一种大气象、大格局。

此上述点出者,仅集中吉光片羽,当然,不尽如人意者亦间杂其间,艺术感受只在个人的兴趣与偏好,从来都不存在普通的尺度标准,这就是艺术创造的常态。追求精彩,它是有如盛开在杂草丛中的玫瑰花。

挥运自适,体验乐境。书法的现代观念,总趋向于企图通过形式就可以获得我们全部所需要的东西,其表现在“形式即内容”这个命题上。这里并非辨析命题的正确与否。但一个书家的书写状态,我们却能从他作品的形式中感受出来(除亲眼见)。特别是那些有个性的书家的行草书,尤可见出。比如郑板桥七分草书。那似竹枝的长撇,我们即能感受到他运笔的速度与节奏。何绍基横画从左下裹锋的起笔,而因势往右上出锋,这种动作态势使回腕运笔如在目前。这些都离不开对形式的感受。观小平君运笔的态势全着意于大处,整体不斤斤于点画的局部处,关注在势、力的创造,而较轻拂在单字的构建,运笔的洒落、果敢,在铿锵的节奏声中获得了适情适性的快感,并升华成一种精神的境界。

挥运的自适体现一种松弛自由的心态,没有“一定要写出什么样子来”的精神重负。这才是一种真正进入个体自由行为态势的体验,书人合一。这种体验引人进入快乐的境地。同时,通过他的作品也让这种快乐感动着他的读者,他却在这种乐境中逍遥。

方水土



一曲幸福颂歌

刘本楚

“天锣子一抛地地宽,锣声响彻每一天,吆喝嗨——”

一句土家族山歌高腔,似乎天外来音,却又响彻天外,其余音久久缭绕回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上空。

在“七一”的夜晚,来自全国的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时代楷模、青年学生、宣传文化工作者和首都各界代表共1200多人齐聚音乐殿堂,观看阎维文、王丽达、索朗旺姆、王馨、易汉章等知名艺术家的同台献艺,倾情聆听辉煌时代的幸福歌声。

湖南省民族歌舞团青年歌手“土家族稀奇哥”成员易汉章与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歌手王馨联袂登台演唱《抛天锣》一曲。其歌声音韵,在我的脑际久久萦绕,于我的心海翻腾不息。

在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交响音乐会上,《抛天锣》一曲为重点节目。王馨、易汉章,身着民族服装。荣耀登台的瞬间,全场的目光,全场的容颜,凝聚在宏大辉煌的舞台光华里,两颗民族的艺术星星在灼目闪烁……

抛天锣,是湖南省平江县一种常见的民间乐器,每年春节开始至正月十五,当地人民都有到每家每户舞龙灯的习俗,而抛天锣就是舞龙灯时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。天锣抛出的声音,高尖清脆,令人激动愉悦。

“粮食满来锣儿圆,依呀——哟——,鼓儿响来锣儿喧,依呀——哟——。天锣子一抛好快活哟,抛出一个艳阳天,落下一个丰收年。”

一声土家山歌高腔,撼动了音乐殿堂,撼动了全场的目光与掌声。此时此刻,我想起了湖南辰溪县的舒黑娃,当年在首都的人民大会堂,一声高腔茶山号子,惊天动地,使外国朋友连声高呼“OK!OK!”,并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现场接见。我又想起了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的《西部放歌》,那应山应水、撼天动地的歌声,如同今天一曲《抛天锣》土家山歌高腔,把礼赞时代的辉煌传向天外,把乡村振兴的辉煌高歌颂扬,更把人民的幸福生活放歌高唱。

“好歌一村又一村,响锣一山又一山。绿水绕着青山转,共同富裕地地宽。今几个幸福连成片,幸福连成片。”

歌声进入第二部分的抒情阶段,唱出了振兴乡村的诗意画卷,唱出了应山应水的天锣回音。乡村的朝朝暮暮,乡村的缕缕炊烟,乡村的青砖红瓦,乡村的美酒佳肴,还有更多的青山绿水、芳草红花、富饶的土地、丰收的果实,都在歌声音韵里经久飘荡。

“田家妹子向家汉,一个乖巧一个憨。走出大山到江边,唱过长江是神仙,妹子开口特别甜,开口特别甜。今几个幸福连成片,锣声响彻每一天。”

歌曲进入第三部分的幸福生活阶段,民族山歌的男女情歌对唱,是爱情表达的最高境界。聆听这样的歌声,我仿佛看到遥远的大山深处,一对乡村青年男女,各在一个山头,用歌声撩开密林茂叶,用慧眼穿透舞动的云烟,尽情地亮开嘹亮的歌喉,以最动人的歌词,以最甜美的嗓音,唱出自己悠悠的心曲。

“风吹芭茅片片翻,无风无雨也打伞,伞下一朵水芙蓉,太阳映出桃花脸。”

“阿哥歌声贯长天,山头山腰起云烟,有心见妹下山去,牵着歌声到江边。”

这是男女青年,从山峰唱到山腰,再唱到山下,再唱到江边。一个柔情缠绵的身段,在浪飞波涌的情海漩涡里,深久地贴进了汉子那壮健而宽厚的胸膛中,任凭江风的吹打,听随江浪的潮涌,层层波澜甜润了二人的歌声,朵朵浪花浪漫了二人的心田。广袤辽阔的江岸啊,无限诗意画卷,万种缠绵爱意,全都翻卷在幸福生活的心海里……

